

史記測議

書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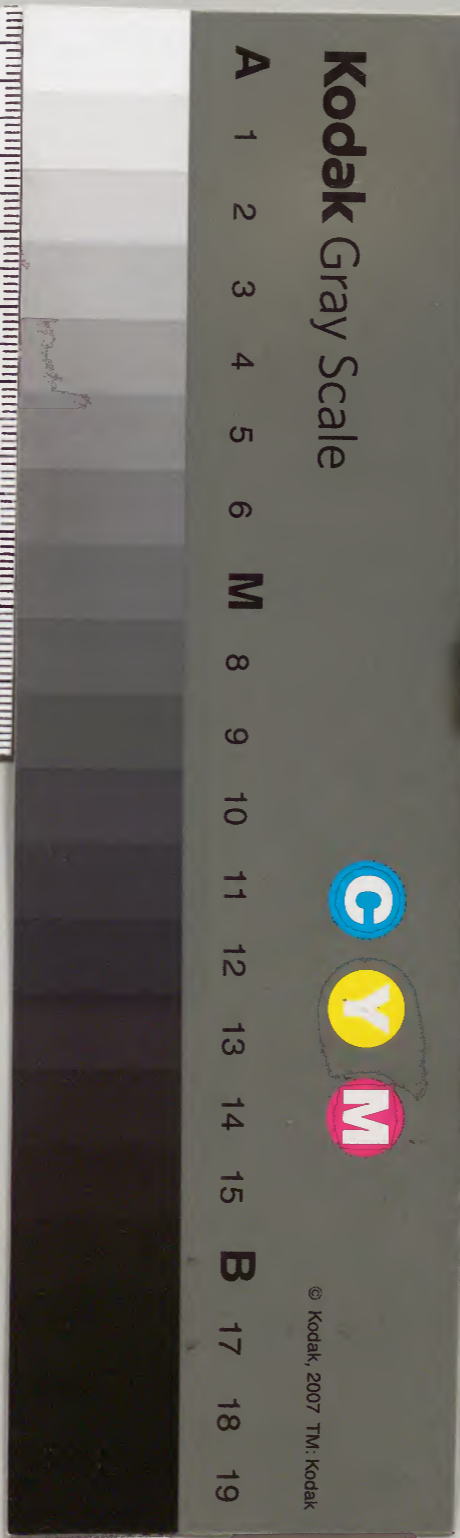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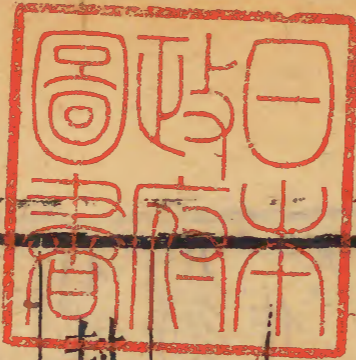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六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函	七	書	
一	四	五	
二	〇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16)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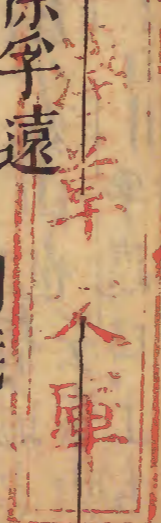
封禪書第六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孚遠曰此篇多譏切語而

楊龜白封
禪河渠平
準三書太
史公得意

史記

封禪書

之作
唐順之曰
封禪平準
以年分敘
河渠以事
類敘

起甚渾深若為頌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
詞此制言有體也

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

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

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

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放還瑞徐廣曰還

一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括地志云泰山

一云岱宗東岳也在兗柴望秩于山川乎遠曰上古

較近故先敘舜事後及黃帝則方士附會語明其誣

也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誓五月巡狩至南嶽

南嶽衡山也括地志云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八月巡狩至西嶽

西嶽華山也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十一月巡狩至北

嶽北嶽恒山也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里皆如岱宗之

禮中嶽嵩高也括地志云嵩山在洛州陽地縣西北二十三里五載一巡狩

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瀆二龍去

之乎遠曰孔甲之事不為封禪也其後三世湯伐桀

後大禹
歷盡山
川有事
山岳而
太史公
止括之

史記

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

二

以一言
曰禹遵
之短長
各有其
度類如
此

說苑云
五岳曰
以視三
公能大
布雲雨
焉能大
斂雲物
焉能德
薄大故
視三公
四瀆何
以視諸
侯能湯
徐瑀濁

史記

卷之三

二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

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

與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讓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

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

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

震死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於河渭為暴雷震死也後三世帝紂淫亂武

王伐之孚遠曰紂亦慢神武王數之曰犧牲既於凶盜也太史公雖不著明然文法斷續可見

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

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

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

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

觀者諸侯曰泮宮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周

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

史記

卷之三 封禪書

三

焉能通
百川焉
能出雲
十里焉
為施甚
大故視
諸侯也

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維多秦所興故敘周維遠曰神靈之祠維。

室東遷以啓其事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平

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封縣西

南九十里也自以為王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

騶駒黃牛牴羊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騶牴牾羊也其後

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索隱曰地里志

云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衍。李奇曰鄜音乎山阪曰衍。○索隱曰鄜地名後文衍為縣屬焉。○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文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

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白

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

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索隱曰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

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

而置於紳帶之間也。故史記諸書亦多作薦字也。作

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

日質如石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之西有陳

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引。趙高繞山。山雞飛去而

史記 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 封禪書 四

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
聞三里或言是玉雞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

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

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
如淳曰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以一牢祠命

曰陳寶
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

長安正西五百里○索隱曰按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

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人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有由也葉縣名在

南陽葉君即雄雌之神故時與寶夫人之神合也
作廊時後七八十年秦德

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

自此興用三百牢於廊時
索隱曰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廊時今按百

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後儻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夫蓋字誤○孚

遠曰吳子徵會於諸侯曰百牢秦人儻後既用郊時未必臻特牲之禮百字不為誤也○子龍曰秦穆之

饋晉侯亦作伏祠
索隱曰按服虔云周之時無伏秦用七年矣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

閉畫日不
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菌
索隱曰按樂彥云于求也

磔之鬼亦為蠱故月令云大難旁磔註云磔攘也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

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

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

夜雉漢書作夜鳴師古云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

按今正月以白大血題門戶辟除不祥取法於此

唐順之曰以年月串

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而欲封禪，管仲曰：

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地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七十二家。正義曰：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

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之王，首在

伏義前。封泰山禪云云。正義曰：括地志云：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

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

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

西南三十里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

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

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為會稽。亦曰苗

山也。○乎遠曰：以上帝王封泰山禪，不過其域。今禹

乃禪會稽，其地遠不相應也。蓋以禹朝會諸侯於是

山，故假其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

山戎。索隱曰：服虔云：今鮮卑是。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四十

里。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甲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

纏束其馬，懸鈎其車也。甲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曰：甲耳，山名，在河東太陽

正義曰：召音邵。括地志云：召陵故城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登熊耳山以望江

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狀因以為名兵車之

會三索隱曰按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

新城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按左氏乘車之會六謂是也鄭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鄆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之

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鄆上山也鄆音霍所以為盛江

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

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鱧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紫黑色有一眼必兩

呼為玉餘亦曰鰕魚也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

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鵠索隱曰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郭璞

註爾雅亦作鵠鵠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秀茂鳩臯數至而

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

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乎其亂繆公立三十

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

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

之已

卷之三 封禪書

六

王繼禎曰
夷吾所以
佐伯若有
權設也

漫一繆上

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魯諱也詩云紂在位文

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乎遠曰成王封

禪之事不見於經故為疑辭也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

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非禮也是時萇弘以方

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

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家在河南洛

陽東北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子龍曰以萇弘之忠而不免為方怪

弗尚也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

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

又作土下時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索隱曰孟康云即老子韋昭云秦始與周

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顏曆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

諸侯是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合

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至數也

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正一十七年孟康

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

王故云伯王出正義曰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

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為附庸

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復合者謂非子秦後二十

封禪書

九君至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置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伯玉出者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王也孝公惠王稱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五百歲矣諸家解非也

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

封故云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

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

劭云亡淪入地非也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

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

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螾也黃帝上

圍長十餘丈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

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

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數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乎遠曰於五行火生土秦當土德秦不序

土漢當序之秦自言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

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土法

墳曰水陰主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

刑殺故尚法功業索隱曰騶縣之嶧山從征於是徵從齊魯之儒

史記記北巖有始皇所勒名

卷之三十一 封禪書 九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

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蒲裹車輪也。掃地而

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藉。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晉灼曰。菹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祀供茅菹說

文菹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

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

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子龍曰。予登泰山見

秦碑溫潤如玉。或云封藏在其內。未可知也。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

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

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平遠口。始皇遇風雨不得

上者。非是時所傳語也。蓋因武帝封之後。方士誇大之詞耳。於是始皇遂東遊海

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

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子龍曰。凡言鬼神及戰陣者。類

託黃帝言太公亦猶是也。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中齊。其祀

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

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按。解道處。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于常

言如天之腹齊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

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

按觀書後有天
于至梁父禮祠

地主之句則此八神名當在至字為何矣

地記

卷之三

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

日屬東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素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

三神山顧氏按地理志東萊曲成三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之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

萊正義曰括地志云萊州文登縣西北曰无里山在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齊記云不夜城蓋古有

山斗入海素隱曰按太公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

名也斗入海謂最居次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

時主祠琅邪素隱曰大之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按

也琅邪在齊東方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

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素隱曰威

騶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面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

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素隱曰樂彥引

之積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

古仙人顧氏按裴秀冀州記云縵氏仙人廟者昔有

王喬健為武陽人為相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

充尚無所見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

是最後皆燕人素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小顏云自

此說恐為方仙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

未詳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

史記

卷之三

封禪書

七

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

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

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瓚曰世人相傳之去人

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

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其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

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

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

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白未能至望

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瓚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

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

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

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

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孚遠曰自封禪著亡

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孚遠曰自封禪著亡

一字不留
其餘為
方士說
張本如始

天子之地也

余有丁曰
按吳卽岍
山書傳岍
縣西吳山
古文以為
岍山卽此

河流二山之間也關山圖云巨靈胡薄山薄山者襄

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山亦名哀山一名才棘一

東至吳坂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文云

自華以西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

美陽縣吳岳索隱曰地理志岐鴻冢瀆山瀆山蜀之

汶山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因大鴻葬為名

在汶陽郡廣陽水曰河祠臨晉正義曰卽同州馮翊

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天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

馮修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河

祠漢中東南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湫淵祠

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

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江水祠蜀通云江水出

湫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

於源後祠之於委廣雅云江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

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蜀守李冰於彭門關立江

神祠三所漢舊儀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緋蓋

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冬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

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

按謂四山為大冢爾雅云山頂曰冢蓋亦因鴻冢為號也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

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

加車一乘駟駒四灞產

正義曰括地志云灞水古滋水也亦名藍谷水即秦嶺水

在下流雍州藍田縣澆水即荆長水灃澇

海猶柳之下流在雍州萬年縣因各水經云長水出

自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灃水出鄠縣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灃水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

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車駟之屬汧洛

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洛汧水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渭洛水出

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

縣西冢嶺出東北流入河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二

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二淵川源在慶州華池縣

西子午嶺東二鳴澤正義曰括地志云鳴澤在蒲山

川合因名也

嶽嶺山之屬徐廣曰嶽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

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參辰於池陽谷口夾

道在右為

壇雍地名

伯禹師四海九臣

晉灼曰自此至天淵五十四臣

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

餘廟是祭星之處述亦未詳漢書作遂

史記

卷之三

七

有三社主之祠索隱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社亳且據文列於下皆

是地邑則社是縣按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股

也而臣瓚以亳為湯邑故云在於濟陰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

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而雍管廟亦有社主李

日管杜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亥故杜

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殺而死故祠之也○孚遠曰周時無左

右將軍官秦始置漢至武帝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時會置之此亦因秦之名也

者索隱曰謂其鬼雖故小而有神靈着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疇上帝

為尊索隱曰雍有五疇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

秦用四疇祠上帝青赤白最尊也其光景動人民唯

陳寶故雍四疇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

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駒漢書音義

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

故取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

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烽火也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拜於漢祠五疇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咸陽之宥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服虔曰西時雖經常也

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

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

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乎遠

曰以上敘秦諸祀或經或不經皆無貶詞以漢所仍者多也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

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

起禱豐枌榆社

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徇沛爲北十五里或曰高祖里社也

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

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面色上赤二年東

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

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

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加其故儀禮因令縣

爲公社

李奇曰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

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徐廣曰高

祖本紀曰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

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菹祠之令祝

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

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

祭時房中堂土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

易周禮以禋燎祠司命鄭眾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神也秦巫祠社主

巫係族纍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三社荆巫祠堂下

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文類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

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天隨魏都大梁故

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

二世皇帝張吳曰子產云匹夫匹婦殫各有時月其

後一歲或曰周典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

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

國縣立靈星祠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

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

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

靈星故以王辰口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常以歲時

封禪書

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

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

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

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

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正義曰：齊有太

山淮南有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

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

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

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

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

云：駕船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

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湫，黃河及湫泉。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二

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

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

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

故河決金堤，其符也。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應也。○子龍

曰殷為金德而河何以屢決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

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

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

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

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

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

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也日出東方舍

謂陽谷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

作渭陽五帝廟同字韋昭曰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

五帝廟一字五殿也按一宇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

帝別為一殿而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

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正義

曰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

穿蒲池溝水正義曰括地志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

池也疑滿字誤作蒲重更錯失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

貴乎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玉

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謀議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七賜及謀議

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

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固其

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祠以五牢具其明年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

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

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垣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

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

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

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

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

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

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平遠曰新垣平

屬也然文帝木不求方故平欺而禱祀衰矣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

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

揚慎曰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啻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大山何也蓋曰匈奴

史記

卷之三十一 封禪書

三十一

數入邊歲
少不登豈
德猶未洽
而日不暇
給乎
王維積口
尤敬鬼神
之祀是篇
中旨預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

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天下艾安。摺紳之屬皆望天子

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

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

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

事未就。會賣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奸利事。徐廣曰。緘召案綰、臧自殺。正義曰。漢

書。卒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

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牟遠曰。如漢書所

言。尊天子之義也。不為奸利。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

賣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素隱曰。漢舊儀云

地三年祭五時三歲是時上求神君。正義曰。漢武帝

一。遍皇帝自行也。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人妻。生一男。數

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死若祠之。遂聞言

宛若為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

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

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舍之上林中。號氏觀。徐

君求出。乃營相梁臺舍之。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

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索隱曰

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臧見也。

史記

卷之三十六

封禪書

七

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

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寵穀道卻

老方見上季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曰如淳云祀寵可以致福上尊

之少君者故溪澤侯舍人徐廣曰溪澤侯姓趙景帝時絕封王方如

日侯家人王方藥者也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

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

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

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嘗從

武安侯飲素隱曰服虔云田珍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

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

里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

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寵則致物致物而丹砂

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

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

茅坤曰至是始以到彈為不死之術

已巳

卷之三

封禪書

七

陳仁錫曰
以下宜有
諱文而詳
言之又極
狀之孔子
于定哀之
際微其辭
者豈然與

揚真曰此
三設敘事
簡明而各
結天子令
祠三句仲
縮倒換妙
甚

少言

卷之三十一

三

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
書以赤玉寫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仙者通

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寵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刻之割居久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書起

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

乘龍時從雲中去大一請少君帝謂左有將舍我去

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錘史寬舒受其方按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遠曰少君已死何所從受當是

修其遺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

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天

神貴者大一索隱曰樂汁微圖云天太一佐曰五帝

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也佐者謂配祭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

郊用太牢七日為壇徐廣曰一云日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

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

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

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

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孟康曰臬鳥名

史記

卷之三十一 封禪書

三

陳仁錫曰
以下宜看
諱文而詳
言之又極
狀之孔子
干定哀之
際微其辭
者豈然與

揚真曰此
三設敘事
簡明而各
結天子令
祠三句仲
縮倒換妙
甚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

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

書以赤玉寫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仙者通

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寵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書起

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

乘龍時從雲中去大一請少君帝謂左有將舍我去

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錘史寬舒受其方駟按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乎遠曰少君已死何所從受當是

修其遺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

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天

神貴者大一索隱曰樂汁微圖云天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

郊用太牢七日為壇徐廣曰一云日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

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

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

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

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孟康曰臬鳥名

史記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三

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冥羊用羊祠服虎曰馬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

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澤澤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

索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作澤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澤山同用

太牢故云用牛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按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

蓋異代之法也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

之疑即此神今接其祀用乾魚不享牲牢或如顧說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

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以發瑞應造緣以續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

白金焉索隱曰樂彥云謂龍馬廂也○正義曰白金

隨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交為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

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為龜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獲一角獸若麟然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

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於是薦五一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日

風示諸侯以於是濟北主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此符瑞之應

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

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

之已

通書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則露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

後高中
凡其明
年其後
其年其
來平其
春其冬
井是哉
等語俱
略不詳

身言

卷之二十一

三

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孚遠曰：少翁姓李，史不著其姓。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云：趙

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云。索隱

曰：漢書作李夫人，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

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

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

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外事，則乘黃車，故云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

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

帛書以飯牛。正義曰：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

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

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藉貨

關東，還逢之於槽亭，還見言之。土乃疑發其隱之，李

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間無蹤跡也。隱之，遠

曰：隱之者，將以求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素隱曰：服虔云：用梁柏頭，按今字皆作柏

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

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

已

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素隱曰：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

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素

按此又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根也。言上郡有巫病而鬼

神下之上，召置祠之。井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

之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井泉。於

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瓚曰：宮奉神。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

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潔自

後人。被除然。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李奇曰：神

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

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

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乎遠曰：附人開語言，非尊貴鬼神也。

故所知識者少，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

言無絕殊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

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當

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 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

得一角獸曰狩云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其明年冬

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

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者是

外孫楊暉所稱○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暉所加祠官寬舒議天

地牲角鬻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

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上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雒丘如

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

而還過維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

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

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其春樂成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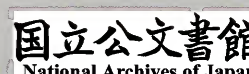
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于名義未詳上書言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

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

后索隱曰康王名寄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

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三

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



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索隱曰：謂不吝金寶，故立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遠

洞冥記云：到芝園貢馬肝石如馬肝，香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有曰髮者賜拭，皆黑。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

人尚芹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圖碁碁自相觸擊。索隱曰：顧氏按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鍼，鍍擣和磁石碁頭置局上，自相抵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鉛、錫為黃金，不成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地也，廣平。

也令人見日陸言水大汎溢自鼻及陸而朕臨天下二十有八

身帝有食肉不食馬年徐廣曰元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

肝未為不知味之語樂乾稱蜚龍鴻漸於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

遂謂文成食馬之肝道於般一舉千里得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

而死并也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

楊慎曰斥日有甲乙第僅千人乘輦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

以充其家嘗在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日索隱

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齎金萬斤更

命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云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王徐廣曰武

按韋昭云竇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

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

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

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

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

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

錦應劭曰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睢若丘之類

見地如鈎狀培視得鼎索隱曰說文培抱也鼎大異於眾鼎文

纒無欵識索隱曰識猶表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其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其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畷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

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即此山也瞻暈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

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

哉有司皆曰蒿昔泰帝興神鼎一索隱曰師古以太帝即太昊伏羲氏

以文在黃帝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

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

徐廣曰飪烹也音殤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

遭聖則興正義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聖興起故出汾陰西至其泉也鼎遷於夏

商周德衰宋之社亡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鼎乃淪

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正義曰自堂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自羊

徂牛正義曰自堂往塾鼎及燕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園庵上謂之鼐不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按燕暈 武紀作 晏溫楊 慎云凡 日出太 稍晏則 謂購為 娶

吳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今鼎至其泉光潤龍

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非魯中山有黃白雲

降華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

辭也或曰符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

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

焉服虔曰高祖受命郊之也宜見鼎於其廟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每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

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

辛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乎遠曰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土親郊之王疑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

鬼夷區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鬼

夷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

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三音並通後皆從此也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

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

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

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

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

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

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

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

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

守○李遠曰註神靈之封者三家李說是也蓋卿田

樂大封侯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

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

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

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百餘歲然後得與

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

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

者其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

云谷中山之谷曰漢時為縣今呼為冶黃帝升仙之處小顏

谷去其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與首山

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謂領

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

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故墮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

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

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正義

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幸其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

祠壇於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皆欠也駟按李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服虔曰坤位在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

未黃帝從土位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

韋昭曰無齊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

牛醴之屬也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索隱曰餽謂聯續而祭之

諸神祭座相連綴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昨餘皆燎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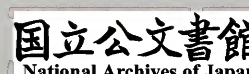
牛色白夷居其中堯在鹿中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酒灌水於

釜中曰音奠○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太羹和祭祭

食燎之以鹿內牛中以堯內鹿中水玄酒也祭

日以月以羊豨特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

月以少牢特不用牝也小顏



一云若琬止 故云特也 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

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

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

月以夕。贊曰漢儀郊太一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則

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漢書儀云贊饗秩六百石是

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

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

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里

五月通有祀天臺即皇帝以來祭天壇上之處武帝以

月乃還也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瑄大嘉牲薦饗

曰漢書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

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大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

以牡荆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絜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云天極星明者

太一常居也斗命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畫旗樹太壇上名靈旗畫日月北

十登龍等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德

余有丁曰
父龍為旒
有一升一
降今止畫
升龍故曰
登龍

史記

卷之八 封禪書

三

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

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

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煉人無狀上發怒乃斬之○乎遠曰方士惟五利最貴誅死亦

亟自後公孫卿輩皆不候亦希得重罪蓋敢言不如大也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

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

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

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

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

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祠向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

禘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

索隱曰亦謂太昊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

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即瑟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

造此造此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

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

家嶠山釋兵須加徐廣曰須一作京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

按國語云天子

却禘之事必自

射其牲諸儒諱

其儀數歲不就

厥後武帝自創

儀法令侍中儒

者皮弁薦紳射

牛行事孟納見

竟天子建區之

有家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

至其泉為且用事太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太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

于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土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

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詳儒采封禪尚書周官

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贊曰射牛示親殺也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辛遠

曰大山不為險絕本無不得上封之事故方士爭以此立言冀其必驗也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上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

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顏采儒術

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

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

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

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

儒不用字遠曰封神禮經所不載固難草其儀儒者罕窺人主微責而煩與方上相出入益疎闊

矣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在穎川陽城縣

室韋昭曰崧高山有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太室少室之山正義曰漢儀注云言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高高

山故謂之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

太山祭太一非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乎遠曰八神即始皇所祀文穎說非

也索隱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

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

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

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

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

人也宿留海上予方上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上言封禪人人殊不

經雜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

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大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天牒書書祕禮異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

已巳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三

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

上大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上禮天子皆

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准間一茅三春為神

藉五色上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

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上封禪

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子龍口高山之上常有雲氣也

天子從禪還坐明堂

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太山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

明年秋乃作明堂

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

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屬如有望

贊曰聞呼萬歲者三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

服虔曰肅然山名

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

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

鄭玄曰蛇音移

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

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

侯各治邸太山下

正義曰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

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

過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

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

胤按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

不足悲此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竭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及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有司言

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弗於

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十餘日有星弗於三能韋昭

日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瓜故顏

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

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並

也符瑞圖云旗皇之極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

祠太一替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乃出索隱

星南極老人星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

志為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宿留數日無所見見

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

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

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

過祠太山

鄧展曰太山自東復有小太山墾曰即今之太山

至瓠子

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臣瓚曰所決河名

臨塞決河

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白臨塞決河將厚已下皆負薪填之

留二日沈

祠而去

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

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

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而越越人勇之

韋昭曰按越地人名也

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

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

正義曰

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

此法也

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

徐廣曰一

云如緱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應頭如雀

有角而蛇尾

其泉則作益延壽觀

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

漢武故事作延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

莖臺

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作通天臺於其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

望是長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其泉

史記

卷之三 封禪書

四

史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按楊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秦武帝復

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崖旁皇儲胥弩陰

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瑰偉

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會成宮白虎走狗夏有芝主殿

大梯崙臺山人弩法相思觀皆壯麗也天子為塞可興

房內市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房歌

通天臺若見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乃下

詔井泉房中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

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顏師古云三歲不

乾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

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其明年

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春至鳴澤服虔曰

也各從西何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至江陵

而東登禮濬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應劭曰濬縣屬盧

日天柱山在濬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從陽地理志盧江過彭

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

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虛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禾僥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公玉姓帶名姚氏按

其後也音語錄及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明堂
肅然二姓單復有異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辛遠曰昆崙在西故附會其命曰

昆侖索隱曰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

故名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上於

下房以二十六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

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祀祠其巔而大

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

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索隱曰按

言天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皇帝得寶鼎

策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

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

徐廣曰二月也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

史記

卷之三十一 封禪書

三

皇竟曰太
初曆始復
夏區蓋太
史公之力
然漢武帝
替享敬拜
太一則固
用力士語

名在大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

廷焉索隱曰冀漢書作幾幾近也冀望也並通服安曰蓬萊中仙人殊廷者異也言人仙人異域也

土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柏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

於甘泉也顏師古云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

燒徐廣曰日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

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

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

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去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

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

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闔闔之內別風噍嶢是也三輔

故事云北有園闕高二十丈土有銅鳳凰故曰鳳闕

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淳云詩云中唐有梵鄭玄曰唐堂庭

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曠是也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

臺在池中為水所浸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正義曰

太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五天西岸有石龜

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

央前殿等夫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官闕疏云臺高

地十二丈索隱曰漢官闕疏云臺高上有九室常置之

卷之三

三

天道土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崇隱曰關中

百人幹臺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

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

邊為幹猶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

名徐廣曰一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虞士德土數

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

人名也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其明年有

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

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而以木禺馬代

駒馬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各山川用駒者

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以候神人於執

期漢書音義曰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應劭曰封岐伯正義曰張

黃帝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徐廣曰合符然後不

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

後約言曰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也故筆曰漢改曆子之也辭亦最矣

抄價五
駒為當
五帝用

按封臣
武紀作
對鉅

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

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隴南方

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

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還過祭恒山今天

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

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

祠官索隱曰郊祀六云祠官寬舒議祠后上為五壇

改謂之五寬舒祠官也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

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真

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以歲

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皆大祝領

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

已方士所興祠各自至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

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

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

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

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

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楊慎曰贊語又摠括一篇之意巡察封禪

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明年即前命曰明年者

楊慎曰今天子以下至篇終摠括武帝封禪求神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婉其詞以觀之也

方士祠官
括盡武帝
之事誇坎
自古以來
用事鬼神
者則自舜
以來之事
皆包括之
矣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吳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
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寶金沉石記漢
承遺緒斯道不墜仙
開肅然揚休勒誌

史記卷之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漢書

堙抑皆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徐

塞也曰橋近逢反一作權權直載車也音已足及尸子曰

山行乘櫟音力追反○索隱曰堯字亦作櫟○季遠

曰蘇子瞻書傳云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慎子而最

可信者太史公已或者以鯨治水九載禹加以四載

故兖州作上有三載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上作貢

乃同蓋附會之語也

按此書
初言夏
禹治水
之源流
次言秦
漢治深
之利害
正以知
歷代水
利之由

史記

卷之二十一 河渠書

一

尋川口昔
河渠并以
天下名川
交辭經緯
奇蹟

通九道。跋九澤。正義曰：顏師古云：通九澤，九道及障過其澤也。度九山。正義曰：山

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言于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也。然河菑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曰：華陰縣也。

日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南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漢高帝

改曰華。東下砥柱。正義曰：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也。

及孟津。正義曰：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維汭至于大邳。正義曰：孔安國云：山

用城曰邳，按在衛州。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

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

分其流，溢其怒，是也。又按二渠其一則深用，其二王恭時遂空也。北載之高地。子龍

河高地，使沿太行之麓，以北此測量水平之法，蓋其源高者，其委不得逐卑，雖升之高而不失就下之性。

也。禹治水後七八百年，過降水。正義曰：降水源山，路而始決者，得此道也。

東至於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播為力北。

河。正義曰：言過絳水及大陸水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禹貢云：夾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可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時不

注勃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

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今之界，文穎云：即今

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以通宋鄭

史已

陳蔡曹衛辛遠曰蘇子瞻書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非隋場始開此道也文穎註于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即今官渡是也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必通汴也宋

都汴故詳考之埋實然耳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

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素

隱曰三江按地理志非江從會稽此陵縣在東人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非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

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確晉灼曰古辟沫水之害索隱曰辟

音逆沫音未按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具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

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温江縣流來又云郫江一名

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非自

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兩江概田萬頃神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概田萬頃神

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婚徑至祠勸

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雨遂

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

當相助耶南向腹中正白者我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溉漑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徃徃引其水益用

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子龍曰此古者溝澮之制然必猶有存者故易引也

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

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

史記

卷三十九

河渠書

三

師古云
中作謂
用功中
道而事
水竟也

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

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曰小

顏云。中音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

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

故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仲山

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獲藪亦名瓠。在涇

陽北城。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三百餘里。欲以

既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

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云臣為韓延秦

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既澧鹵之地

四萬餘頃。索隱曰澤一作鳥音昔次皆畝一鐘。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

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

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是在自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

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

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

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餼。索隱曰。餼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蚡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

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疆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辛遠曰望氣者言亦揣度丞相指為依違耳而汲鄭治河不效以中有主之者非必天意也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

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

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灌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

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

是名也悉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

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

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

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子龍曰唐裴耀卿置東西倉亦避此險也

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

西南流入至絳漑皮氏汾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

縣西百三十里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并九里漢汾陰縣是也

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

塿棄地韋昭曰塿音而緣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

民收芟及牧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畜於中也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

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

稍入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其後人有

土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

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非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

縣西北九十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

溝洫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及漕事下御史大

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招地志

本漢故道縣也在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

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

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乎遠曰蘇子瞻書傳云

州山并沔無入渭之道漢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

道者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邪之間絕水百餘

里故禹貢曰逾于沔也○子龍曰歐陽水叔論閼中

轉運亦言以褒楚數州之物漕于南陽自南陽輕車

入閼只是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

涇運也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便

南皆經砥柱主運今竝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史記

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

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字一本作漚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民願穿洛以漑

重泉正義曰洛涇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

里五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平石於是為

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應

劭曰徵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崩○正

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流曰頽東至山嶺

十餘里間开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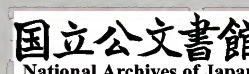
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

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

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

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手遠曰此文不詳言巡幸所則目來蓋與封禪書俱出入也

還自臨決河流白馬五壁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



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

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音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如

布種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天子既臨河

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今將奈何皓皓

盱今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裴駭殫為河今地不

得寧功無已時今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

水漸山吾山平今鉅野溢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

今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

沸鬱滋長也延道弛今離常流駟按晉灼曰河直皆

自解之辭為我謂河伯今何不仁泛濫不止今愁吾

人齧桑浮今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久不

反今水維緩一曰河湯湯今激潏潏北渡透今浚流

難塞長菱今沈美玉如淳曰塞取也菱草也一曰菱

塞決河贊曰竹葦恒誦之河伯許今薪不屬如淳曰

薪不屬今衛人罪燒蕭條今噫乎何以禦水頽

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捷不能禁故言菑宜房

史記

史記

王世貞曰
漢武誅匈奴平蕩漢
越遼蜀固
不愛通侯
之賞而亦
必備其
太者此罪
少者此
而所任及
仁輩不以
河故而少
貶其秩乃
至親臨祭
令羣臣皆
負薪置決
河功成而
歌詠之恭
真見夫治
河之艱於
治也也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後世管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復言漕矣

書中歷叙河益徒皆害也既田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耕之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官其上。名曰宣房官。

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

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

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子龍曰。今開中諸小水皆漚而朔方引河至今以為利。

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蓋屋有靈軹渠。○索隱曰。按溝洫志。見竟為左內史。

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川。汝南九

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

為溉田。冬萬餘頃。子龍曰。今汶水專以給漕。河濟間人此利矣。佗小渠披

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湟。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迤河行淮

泗。濟。深。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非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

子之誅。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

更歲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闕攸繼。勳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史記卷之三十
平準書第八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欲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史記卷之三十

華亭 徐平遠 陳子龍

測議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欲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

不能具鈞色之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益如淳曰齊民若今言

平準書

楊慎曰此篇叙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

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平民矣。蘇林曰：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索隱

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甚而義固其，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一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

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

是。其義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

稽市物，物踊騰躍。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釋。如淳

云：踊騰，猶低昂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按漢書，躍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然

羅者，出賣之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平遠曰：馬直百金，則彌重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

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

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

聚井汲水，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

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

曰：按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漕轉山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人云：漕水轉

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稽官儲者是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

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

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按即訓，就言

出銅之山鑄錢。

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

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

出銅之山鑄錢。

錢故吳鄧氏錢布天
下此結前
意亦甚盛
也而鑄錢
之禁生焉
起後之官
目鑄而炭
其禁以至
犯者眾而
用醋吏亦
其衰也

乎遠日即就也於義為富塢天子塢等其後卒以叛

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

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非邊屯戍者多邊

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

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

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各以多少為差○乎遠日此後世輸粟實邊之始也

然止募民拜爵及除罪故國不費而塞下自充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

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

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廐而

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平遠曰景帝恭儉非

改作者益事體宜然不得不加益也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

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

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

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

間則相踈齧故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

斥不得出會同日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

子孫長大而不得職任倉氏廩

氏是也。索隱曰：按如淳註，出食貨志。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

後，紕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騎盜，或至

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

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手奢，後室廬

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正義曰：南

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

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

也。朝鮮列傳不載彭吳，賈姓名事亦絕無依據，定訛脫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非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

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

法。索隱曰：抗者，耗也。滑菟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詐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

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系弘，羊孔僅之屬。其

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

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也。築朔方。正義曰：今當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王維禎曰：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自此而弊，充溢之積自此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
索隱曰：孝之後，耗費始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敘，變而太史公草寫極工。

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

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於邛犍以集之

曰應劭云臨邛屬犍屬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

誅之索隱曰謂發軍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

復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

曰入穀于外縣受錢於內府也○乎遠東至滄海之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

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

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

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而漢遣大將將六

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

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

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

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平昭曰陳

也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

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

殊路而建德一也非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

攻匈奴斬首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索隱曰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

音無所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

命曰武功爵贊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

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

武帝所制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

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按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千龍曰軍法按級賞自秦始也官不能盡給則許賣以償其直耳若官竟以虛名

賣之則戰士短氣武帝必不爾也諸買武功爵官

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

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第十一等爵第七五大

於五大夫故賜僕以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千夫為吏殆謂此也

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各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

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也

○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千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註稱十爵至十

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耳

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辛遠曰殺

郭解皆緣春秋之義張湯決獄亦用明經衛士故同時為三公張湯用峻文決理為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

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類異反唇之比也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

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

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

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

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辛遠曰平津躬為節儉亦希旨以取富貴也故曰稍驚于

功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

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

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

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

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

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

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

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暮功

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

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

茅坤曰張

湯等治獄

之慘亦從

言魯太監

來故人平

準書

楊慎曰承

上文論公

孫弘功利

二字該盡

武帝所行

楊慎曰三

言作者救

萬人而以

各歷二三

暮而功未

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

抱之許煩

不殺森然

有法

與馴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畜民多
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膾以賑貧

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

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如淳曰長安已非朔方已南瓊

日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

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

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

商大賈或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轉轂百數李奇曰車

也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

所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所畜是也封君皆低首

仰給服虔曰仰給於商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

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

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

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

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

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

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士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面取給于富商大賈後方以已入償

之。揚榘曰。縣官空而富。賈瑞財不。佐國家之。急故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上下文。意相承而。後之緝數。平準皆所。以推之也。

史記

卷三十一

八

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銅赤金也。註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裏取。

銖。徐廣曰。治器。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字。為皮幣。

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以為天用。莫

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天莫如龍是也。

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選。蘇林

也。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重六兩下。小擔重四兩也。云以重老小者。謂半兩為重。故老小重六兩而其形方。三日復小。擔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爾雅註。擔。扶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辛遠曰。白金本

鑄者愈多。嚴刑不能禁也。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

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通。東郭不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史記

卷三十一

九

平準書

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稚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子龍曰。系弘羊年十三而精。計筭亦異人矣。劉晏亦早慧。故三人

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

分析其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

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

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

伐棘。作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漢

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

年得首虜八十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

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

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

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

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

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

廩為牢也。盆者煮鹽之盆也。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浮食奇民。欲

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同。索隱曰。包愷奇音。羈謂候也。非

農工之儔。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羨。饒也。其沮事之議

平準書

柯准驥曰抄馬氏廷有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徵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歛之臣飾

王韋曰凡叙出擊胡具真級賞年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九

說以蓋其
私也

史記

卷三十

十

不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敢私鑄鐵器者鈇左趾索隱曰三蒼云鈇

大計及張裴漢晉得序云狀如跟衣着是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沒入其器物郡不出

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

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

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

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商賈滋衆貧者畜

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買人緡錢皆有差請

算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

車也傅子言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諸賈人末作贖貸買居邑

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瘵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古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

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于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賈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

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

吏比者三老非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非邊騎士也樓解

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七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

史記

卷三十 平準書

七

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

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

能告者以其生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

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

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言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欵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歛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平遠曰卜式深知入主意故為釣奇也其後用此術

幸以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

楊慎曰以

富商不肯

佐縣官之

急而酷抑

之故思卜

式之願分

財助邊而

祿之也

茅坤曰人

下式一段

見當時不

上意旨勢

不可挽處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

乎遠曰平津侯此言知大道矣。然亦心忌其能。故為排耳。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

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

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

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

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

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

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

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

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屬而牧羊。韋昭曰屬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

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

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

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

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而蔡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

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

楊慎曰。承土文卜式而遂及孔弘羊亦

皆顯用稍
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
矣前以應
與利之臣
後以起平
隸之平

楊慎曰自
天下大抵
無慮皆鑄
金錢至此
三節文殊
最為照應

史記

卷三十一

三

饒半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
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至六百石自造曰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
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

索隱曰大抵猶大略也

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

服虔曰分曹職案行

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

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

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

誅

年時士戊歲也

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

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子龍白此明聖之論可悟後世行鈔之難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

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

異不應徵反

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歿自

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

矣

乎遠曰腹誹罪無所坐大臣有修怨者即入此獄故公卿皆諂諛取容也

天子既下

史記

卷三十一

三

平準書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巧豫以鉛錫也錢多輕

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

紫緡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歿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

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附上因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

巧法用之不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漢書有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

其是此三令乎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

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

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子龍曰真工大姦或能盜山而鑄且質重則息雖輕而自多也卜式相齊乎遠曰卜式相齊一

語於文前後不相蒙而大意自聯貫而楊可告緡徧天下積及伎巧之

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中家以上大

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乃罪其獄少有反者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

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

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

謂泉布也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

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克滿益廣是時越欲與

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

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

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

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

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

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

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

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

有農官是為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

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所忠

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

如淳曰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者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

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

○素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今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是時山東

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

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

芟去復下水灌之草必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

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舍

也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非出蕭關

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傲如淳曰傲亦卒求盜之屬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傲循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

非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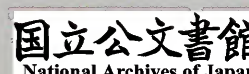
也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乎遠曰此即今制

十母一駒其息為輕以優邊民也以除告緡用克刃新秦中李奇曰

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令十母馬送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

緡之令設亭傲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克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也既得寶鼎立

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



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
 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及西羌侵邊為
 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
 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
 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曰金城縣初置張掖
 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
 塞如淳曰塞候斥卒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
 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
 車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
 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

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子龍曰多畜種馬善法也然漢擊匈奴馬
每不給終不及唐開元之盛者漢畜於民唐畜於官也齊相十式上書曰臣聞
 主憂臣辱南越及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必之天
 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
 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必之雖未戡
 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
 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
 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註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

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乃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貴也

○平述曰此註非也言官所作鹽鐵既苦惡而價又貴故下云強令民賣買也或彊令民賣

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

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

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

柯越嶺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健為

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徃

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南陽漢中已住之郡又以其地非近給初郡初郡即西

南初置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

之郡也及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

給大農六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其所

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

經經常也惟取用是耳不暇顧經常法則也其明年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

楊慎曰上式以猛鐵器船等事而上不悅故貶秩而弘羊益用非為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物使商賈無所利而封賞大費皆取足六農矣

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

日服處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僦載之費也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

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

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

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太

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

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

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

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

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

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周禮有

分足枚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

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

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

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前一

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

千一百六下已下各有差也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

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

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

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

少而納職焉湯武承熒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

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

權管子有輕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

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

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

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

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

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

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銀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

楊慎曰平

準書光叙

漢事而贊

語乃述自

古以來而

微寓詞于

武帝敘事

之褒也

柯維騏曰

愚按太史

公此贊乃

平準書之

終端耳上

述三代貢

賦之常中

列管仲李

克高野之

紂下及商

亦虛耗之

叙武帝事
永竟而遷
效不得成
就其書故
其文止于
京弘羊天
乃雨後之
人遂截首
一段後為
書末之贊
不恤其文
之無章也

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乎遠曰名為三等而止叙其二不及中幣恐三字誤

也。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二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

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

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

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

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引

羊心計卜式長者都

寬政八年

卷三十 終

